

乌云冉冉
著 WUYUNRENREN
WORKS

有一种爱情

始于乍见之欢

陷于久处不厌

是眼眶里的酸

是回忆中的甜

深度治愈系作家
乌云冉冉
倾情巨献

不可错过的年度佳作
全新修订版

默

FUSHENG

MOXU

许

浮生

后来的我们，在经历无数岁月蹉跎后，
那份乍见之欢，
是否仍旧不减当年。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默许

MOXU

浮生

FUSHENG

乌云冉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默许浮生 / 乌云冉冉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552-6890-1

I. ①默… II. ①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4945号

书 名 默许浮生
著 者 乌云冉冉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赵一诺
特约编辑 李文峰 时 瑜
装帧设计 46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8
字 数 22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6890-1
定 价 38.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文学



默 许 浮 生

目 录

第 一 章	所谓爱情	1
第 二 章	咫尺天涯	27
第 三 章	冷暖自知	53
第 四 章	各行各路	82
第 五 章	危机	104
第 六 章	“语涵”	126
第 七 章	四种选择	147
第 八 章	旧梦重温	159
第 九 章	爱你如初	184
第 十 章	单身之旅	204
第十一章	默许浮生	221
尾 声		234
番 外 一	求子记	236
番 外 二	傅初	246

第一章 所谓爱情

01

十年前竣工的铭泰大厦对如今的S市来说依旧是重要的地标之一，在寸土寸金的CBD商圈里，占据着东南一角。

早上天才刚刚亮，大厦就像一个刚刚苏醒的巨人一样挺立在天地之间。而大厦内部也开始躁动起来——铭泰的员工们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早到公司，开始了坐立难安的等待。

这一天算不上什么大日子，但是对有着几万员工的铭泰来说，却算得上历史性的一天。

在位三十六年的老董事长莫景铭要“禅位”给女婿傅逸生了，原因是一个月前的一场心脏病，虽然这病没要了老人家的命，但至此他也自觉无力再掌管公司，而女婿傅逸生是目前为止他唯一信任又有能力接管铭泰的人。

“傅总的车进了停车场。”对讲机里传来保安的声音。

谭晶晶整了整裙摆，略带焦躁地注视着公司大门。她在前一天接到了人事部的安排，将她从行政部调离，升任总经理助理，而她的老板也换成了那个沉默寡言心思难测的男人。

不一会儿，男人挺拔的身影出现在公司大门前。谭晶晶走上前去，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傅逸生只淡淡地看了她一眼，说：“我记得你。”

其实在此之前傅逸生已在铭泰工作五年有余，可他与铭泰的员工，上至经理、总监，下至秘书、小职员，在工作以外的接触几乎为零，而工作上的接触也只是公事公办。之前谭晶晶的确和他有过一次工作交集，时间过去很久了，她以为他早就忘了，没想到他还记得。

她愣了一下，脸上很快绽放出职业性的笑容，边引着傅逸生上电梯，边汇报他这周的行程。

为了迁就她的身高，傅逸生始终微微低着头，虽然没有任何回应，但那专注的神情告诉她，他在听。

到达顶楼总经理办公室，谭晶晶将几份要他过目的合同放在桌上，等着他看完之后问话，傅逸生却只是挥了挥手，说：“你先出去吧。”

谭晶晶顿了一下，说：“我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有事叫我。”

“好，谢谢。”

从傅逸生的办公室出来，谭晶晶发现衬衫的后背处竟然不知不觉中浸出汗来。

她长长地吁了口气。是怕他吗？好像不是。

谭晶晶走后，傅逸生疲惫地靠在椅背上捏了捏眉心。突然间接管这么大一家公司，如果是一般人应该会很高兴吧，但是他没有。虽然他早就在这里学习、历练了五年有余，但是突然间接管所有的事务，要说一点压力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不一刻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傅逸生看了一眼……知道这间办公室电话的人并不多。

他接起电话，听筒里立刻传来女人娇滴滴的声音，那说话的口气像

是调笑，又好像不是：“逸生……哦不对，傅总，早啊……”

他抬手看了眼时间，确实，对她来说算很早了。

他低声轻笑：“早。怎么没多睡一会儿？”

莫语涵平时不睡到日上三竿不会起床。她大学一毕业就成了家庭主妇——说是家庭主妇，其实还跟过去一样，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小姐，家务有阿姨，出门有司机，大事上有爸爸，小事上有老公……她的确不需要像普通人那样披星戴月起早贪黑。都说这世界是公平的，可实际上，每个人一出生就已经处于不一样的起点。

而幸运如莫语涵，也不是真的一点忧虑都没有，过去她的忧，她的虑就是他傅逸生，而如今……

莫语涵对着穿衣镜整了整略微蓬松的长髻发：“睡不着就起了。”

她歪着头看了看镜中的自己，巴掌大的脸因为近日的失眠变得毫无光泽，且越发消瘦，露出尖尖的下巴来，一双黑漆漆的眼睛更显得大而突兀。这样的五官比例像极了过去看的少女漫画中的角色，可是她没觉出一点美来。

围巾的颜色不太合适，她略显烦躁地扯了下来，又拉开衣柜，漫无目的地扫视着，脑中却在盘算另外一件事。顿了半晌，她才再次开口：“爸爸办公室的视野不错吧，能看到半个S市呢。”

傅逸生瞥了眼身后的窗外，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他隐约觉得说这话时她并不开心，她却偏偏笑得那么没有心机。

“你喜欢就好。”莫语涵的笑容定格在了镜子中，她深吸一口气，又接着说，“我现在要去趟医院，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饭？”

傅逸生拿起谭晶晶整理给他的日程表看了一眼：“下午很早有个会议，如果你不怕赶时间的话，可以。”

或许他真是在为她考虑，可是这话听上去极像一种恩赐，莫语涵回想着过往的每一次，最后悲哀地发现，一直以来似乎都是如此。

从家里出来，莫语涵去医院看了莫景铭，陪着父亲聊了一会儿就被“赶”了出来。从医院出来后虽然时间还早，但她也懒得再折腾，直接去了铭泰。

公司上至高层领导下至门卫保安，没有不认识莫董事长的掌上明珠的。但是以前莫景铭在位的时候她很少来，倒是傅逸生在公司上班后她来得勤了许多。

谭晶晶见到她来并不讶异，起身笑着问好，要引她往里间走。莫语涵朝她笑了笑：“不打扰你工作了，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谭晶晶怔了一瞬，继而点了点头。看着莫语涵的背影，她心底竟闪过一丝似有若无的失望——以前常听说莫总的女儿被宠得骄纵任性，可接触过才觉得传言未必可信。

傅逸生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莫语涵看到里面傅逸生正伏案工作，她便倚在门框上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依旧没有注意到她来了，她笑着说：“进入状态挺快呀。”

傅逸生抬头见是她，有点意外：“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

莫语涵走进办公室，随手关上了门。

这还是莫景铭生病以后她第一次来这间办公室。她上一次来好像是半年以前，当时是为什么事儿来着？求莫景铭不要给傅逸生安排那么多工作好让他有时间陪她？

她注视着办公桌上那个小小的笔筒，也是她上一次带来的，为了讨好莫景铭随便买的小礼物。明明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上档次的东西，可是莫景铭还是将它视为珍宝。想到此，莫语涵一阵心酸。她终于明白，不管什么样的爱，只要是爱，都会成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勇士致命的软肋。而她就是莫景铭的软肋。

傅逸生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她的神情。她出神地寻找着她在这里的记忆，他只是专注地望着情绪不明的她。

好一会儿，莫语涵的视线停在了他身上。

“这里什么都没变，唯独……”她抬起手臂，手指正指向他。

他无所谓地笑了，闲适自若地仰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打量眼前的女人，仿佛在欣赏一段极其有趣的表演。

莫语涵也笑了，笑着走到他身前，拿起他身后书架上的一个古董花瓶：“我记得原来不是这个。”

“你说这个……”傅逸生扫了眼那个花瓶，“上次爸就是在这里发病的，不小心碰掉了之前那个花瓶。”

莫语涵了然地点了点头，黑白分明的眼中有着惆怅：“好可惜啊，我好喜欢以前那个花瓶，之前跟爸爸要他都不舍得给我。”

莫家这对父女的感情向来不错，人人都知道莫景铭最宝贝的就是这个女儿，父女俩几乎没有红过脸，可那一次，想必这二十几年来也只有过那么一次，当傅逸生站在这里说要娶莫语涵时，老人家是真的动了气，不舍得打女儿却当即甩了他一巴掌。

不过这世上哪有拗得过儿女的父母？僵持了好一阵老爷子最终还是妥协了。

决定接受他以后，心里也不会再别别扭扭，莫景铭是真把他当成自己的半个儿子来栽培。

莫景铭生病后，莫语涵每每提及父亲都旁若无人地哭得稀里哗啦。然而最近她倒是长进了，提起莫景铭也不哭不闹，这回说起莫景铭发病时的情形，她竟然只说心疼那花瓶。

傅逸生不动声色地微微挑眉，拉着她坐在自己腿上：“一个花瓶而已，爸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莫语涵笑了，笑容中却尽是凉意：“嗯，你说得对。”

傅逸生轻轻亲吻她的嘴角，可也分明感觉到，怀里的人像被烫了一下般微微一颤。不过那双冰凉的小手还是环住了他的脖子，把一个原本可以一触即分的吻不断加深。

傅逸生顺势回应着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困惑了他许久的疑虑——她究竟是怎么了？

傅逸生胃口一般，比做什么事都磨磨蹭蹭的莫语涵先放下筷子。

不过这一次莫语涵好像也没什么胃口。

傅逸生挑眉看了眼她盘中形状完好的牛排：“怎么吃这么少？”

“早饭吃得晚，不觉得饿。”说着她抬手看了眼时间，“你该去开会了吧？不用管我，我自己回去。”

他看了她一眼，没什么异议，招手叫来了服务员，埋了单便一刻不停留地离开了。

这家餐厅离公司很近，一个月里他们会来数次，上一次来的时候还不是今天这样的光景，莫语涵也不是现下的心境。

傅逸生这人平日里对谁都冷冷清清的，也很少主动给她温存，但她始终认为，他是爱她的。

上一次也是在这里，她知道傅逸生不喜欢吃咖喱，故意撒娇让他吃。

她舀了一勺咖喱蟹送到他面前：“尝尝呗，可好吃呢！”

那时候他的眼神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排斥，连说“不必”都省了，低下头继续吃饭。

莫语涵举在半空中的手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几个女服务员还有大堂经理似有若无瞥向他们的目光让她犹如芒刺在背。可就在这时，傅逸生却一抬头，将一整勺咖喱蟹一粒不落地吞入口中。

当时她是那样意外，却还是不忘小心翼翼地观察他的表情。他眉心微微皱着，那种慎重小心绝不像是在吃饭。

“怎么样？”她小心翼翼地问。

他大口吞咽，然后端起水杯大大地灌了一口。抬头对上她期待的眼神，他微微点着头说了句“还行”。

这事儿让她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但是他愿意这样迁就她难道不是爱吗？

莫语涵最擅长也最喜欢的就是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寻找关于傅逸生爱她的蛛丝马迹，经年累月孜孜不倦……

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思绪。顾琴琴的语气神秘又兴奋：

“重磅消息！”

她能有什么重磅消息？莫语涵无所谓地说：“有什么你快说吧。”

“那我可说了啊。”顾琴琴清了清嗓子，“你要挺住啊！”

莫语涵不由得轻笑，还有什么更坏的消息会让她挺不住吗？

“周恒回来了！”

话音一落，两人不约而同地安静了数秒。

周恒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久远，其实他离开的时间并不久，只有五年而已。莫语涵觉得久，是因为这个人在她的心中并没有留下太深刻的痕迹，也正因如此，她已很久没有想起过他了。

她很理解顾琴琴为什么这么兴奋地跑来告诉她这件事，八卦这种东西很少有女人不爱的，看戏的心态人人都有，哪怕她是你多年的闺中密友。

莫语涵拿起包包出了饭店：“关我什么事？”

“喂喂喂，你这个人可太没良心了，人家小师弟喜欢你那么多年，即便你没想着嫁给人家，但也不能无视人家的感情啊！”

“就是因为不能给他什么回应，所以才这样。”

“人生路还长着呢，谁知道以后怎么样……”

原本只是顾琴琴无心的一句话，却让莫语涵不禁一怔。以前她是想着要和傅逸生过一辈子的，可是现在看来一辈子太长了，就像顾琴琴说的那样，谁知道以后怎么样。

“你猜这回我是怎么见到他的？”电话那头顾琴琴又卖起关子。

莫语涵嗯了一声，并没有兴趣去猜。

顾琴琴继续说：“他和几个校友一起开了家咨询公司，刚好和我们公司有些业务往来。巧吧？”

莫语涵招手拦了一辆的士，嘴上敷衍地应了句：“哦，回国创业了。”

“说起创业有些人就是瞎混，不过周恒可不一样。他当年在学院里名气可不亚于傅逸生，论能力和才干，除了你家面瘫估计没人敢和他

比，后来人家又去国外交流学习了几年，以他现在的实力要干出点名堂是早晚的事……哎，你说要不要大家约出来坐坐啊？你们当初可也算一段佳话呢！”

莫语涵还没答话，就听到电话另一端的顾琴琴已经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大学时莫语涵喜欢同级的傅逸生，而小师弟周恒不知道什么时候喜欢上了她，这些纷纷扰扰的过去一度成了D大学子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当时傅逸生不在意，莫语涵和周恒也不在意，以至于关于他们三人的传闻越来越脱离实际。

莫语涵也想笑，没想到这事过了这么久还有人记得。

“当初赌你会选小师弟的人还不少呢！”顾琴琴说。

莫语涵冷笑了一声。从始至终她都是被选择的那个人，哪里轮得到她选别人。不过那个高高瘦瘦的白净男生却并不惹她讨厌。如若说他有什么地方让她不喜欢，那大约就是他小她两岁却总表现得比她要成熟许多，每每想到这些，她多少有些不屑。

那时她总说：“你知不知道你故作老成的样子有时候挺让人讨厌的？”

听了这话的周恒也不恼，只是笑着问：“我这样是故作老成，那傅逸生呢？”

在莫语涵心中傅逸生是不同的，所有与他有关的都是恰如其分的。她不喜欢拿任何人跟他相比较，所以即便她和这位学弟还算聊得来，也欣赏他在很多时候表现出的过人的能力，但是每当他提起傅逸生，她就不会再接话。

那时的莫语涵不知道，爱得太偏执，双眼也会被蒙蔽。

许久等不到莫语涵的回应，顾琴琴有些着急：“嘿，你到底去不去啊？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不会还想躲着人家吧？”

莫语涵这才回过神来：“躲？我有必要躲他吗？”

“好！那就明天，地点我跟他定好再通知你。”顾琴琴像是很怕她会反悔，迫不及待地敲定一切。

午后的冬阳看上去很明媚，却徒有其表没什么热度。卷带着沙石的冷风在地表蓄势待发地盘旋着。莫语涵紧了紧衣领，脑中忽然闪现出一个疑问：在她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怎么会是他出现了？

傅逸生进门的时候客厅内没有开灯，唯有电视机发出的微弱光芒照亮了墙壁前的方寸之地。沙发上没有人，她或许正在洗澡，或许已经睡了。

五年来，无论傅逸生多晚到家，莫语涵都会等着他一起休息。他也说过让她不要等，她却总是不以为意地说是自己喜欢的电视剧刚好在这个时间段播放。其实傅逸生又怎会不知道她的心思，他每每到家的时候，电视里都播着午夜后的电视购物，哪还有什么电视剧？而此时莫语涵也早已歪斜在沙发上，沉沉地睡着了。

他关掉电视，屋内一片昏暗，更显得月光清冷。这时他才注意到落地窗下蜷缩着一抹娇小的身影。他压低声音叫了声她的名字，没有回应。他走过去，发现她果然睡着了。

莫语涵正环抱着双膝，额头抵着身旁的落地窗，眉头微拧。月光浅浅地洒在她的脸上，使她眼窝处和两颊上的凹陷更加分明。傅逸生这才注意到她比五年前瘦了许多，原本粉嫩圆润的脸蛋现在已经消瘦得棱角分明，美则美矣，却多了几分病态。

整个房子被地暖烘得热乎乎的，可即便如此，窗子前也透着些寒意。看着莫语涵细微的气息已在如镜的窗上哈出了一小片氤氲，傅逸生的眉头不由得微微蹙起。轻轻推了推她，仍是没有回应，他这才弯腰横抱起她向卧室走去。

他将她轻轻地放在床上就转身去了浴室。莫语涵背对着浴室门侧卧着，其实早在他关掉电视的一刹那她就已经醒了。如若是往常，见到他回家她一定雀跃地跟在他身后，小尾巴一样嘘寒问暖。而此刻，听到他的声音时她却不愿意睁开眼。

过了一会儿，浴室内的水声停了下来，伴随着浴室门被拉开的瞬间，一股湿热也被释放出来。莫语涵敛起思绪，紧闭起双眼，却感到头

顶上的光线越来越暗，男人温热的气息轻轻拂着她的脸。

傅逸生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莫语涵的表情，随着他一点一点地靠近，她的两簇小刷子状的睫毛抖动得越发厉害。

他还记得他们结婚那一晚，她也是这样，一躺到床上就开始装睡，微拧的眉头、颤抖的睫毛无一不泄露她紧张的情绪，然而那时候他的心并不会被那一幕所牵动。可现在呢？他突然不想去琢磨，或许……仍旧如此。只是这个场景似曾相识，让他觉得久违。

“什么时候醒的？”他的话语里隐隐带着笑意。

已经被发现了，莫语涵舒出一口气，平静地睁开眼：“你推拉浴室门的声音有点大。”

傅逸生抱歉地点了点头，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胡乱擦拭着头发。

莫语涵看着眼前的傅逸生，不禁有点恍惚。他赤裸着上身，下身只裹着一条白色的浴巾，昏黄的灯光打在他光润紧实的肌肤上，几乎看不出一丝纹理。

傅逸生转过头，正对上她灼灼的眼神，他勾起嘴角微微一笑，她心里一阵惊慌，却没有移开目光。

她的人生已经走过二十几年，在遇到他之前，她从未那么渴望得到什么，直到遇到他，她的人生似乎才有了目标。如此一个充实着她的生命多年的人，要她怎样割舍？

傅逸生擦干身上的水珠，关了灯上床，伸手去捞她，她却翻了个身，没有给他机会。

傅逸生以为她是累了、困了，然而这天夜里，莫语涵几乎没怎么睡。

她满脑子都是她与傅逸生这些年的琐碎。过去是她的一厢情愿和近乎疯狂的痴迷蒙蔽了眼睛，她竟误以为他对她也是有爱的。

清醒以后，她突然觉得很挫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躺在身边的这个男人似乎都不爱她。做了五年夫妻，难道就没有一点真情吗？这个问题让她苦苦纠结了一个晚上，还是无果。

直到天边泛起了鱼肚白，她仍睁着双眼呆滞地望着空洞的天花板，

毫无睡意。傅逸生的作息很规律，几乎不用闹钟，到了时间就会自然醒来。

听到身旁人的动作，莫语涵闭上眼继续装睡，待他进了卫生间，她紧绷的面部神经才放松下来。想了许久，她还是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他。或许应该再给彼此一个机会……

傅逸生从卫生间出来时就看到莫语涵有些呆愣地坐在床上，额顶的发丝很凌乱，睡眼蒙眬，显然是没有睡好。

“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他一边系着衬衫袖口的扣子一边无波无澜地问。

她不作声，下床去拉开玻璃柜下的抽屉，从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各式领带中挑出一款深色带有暗纹的。

傅逸生个子很高，比赤着脚站在他面前的莫语涵高出一头。见她拿着领带站在面前，他会意地低下头，脸上还挂着讶异又玩味的表情。

说起来这还是她第一次替他打领带，但她的手艺并没有像傅逸生想的那么不堪，她像模像样地绾着结，没有一点玩笑的意思，他不由得低下头细细看她的手法。

打好了领带，她又替他整了整衣领，手指恋恋不舍地流连在他身上。

斟酌了许久，她还是忍不住问：“你……爱我吗？”

傅逸生不禁一怔。莫语涵是个偶尔会矫情一下的女人，可在她喜欢他的这些年里，也只问过他愿不愿意做她的男朋友，喜不喜欢、爱不爱这样的问题她从未问过。好像她只看重一个结果而已。

傅逸生一贯看不出喜怒的脸上终于露出一处破绽，他忍不住问：“今天是怎么了？”

哪怕是骗她也好，可他还是选择了逃避。莫语涵低着头深深地将傅逸生身上的气息吸入肺腑，再次仰起头时已是一脸天真烂漫毫无心机的笑容。

她伸手拉着自己刚刚打好的领带，让他的脸慢慢靠近自己：“我想听你说你爱我，快说你爱我！”

傅逸生笑了，温热的大手扶上她娇小的肩膀，绵软微凉的嘴唇与她的鼻尖一触即分。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像是安抚：“要迟到了。”

莫语涵清楚地感觉到他与她擦肩而过时周身流动的气息。她呆愣在原地良久，直到身后的关门声将他与她的世界彻底隔断。

03

当天晚上，莫语涵在顾琴琴的安排下见到了周恒。

眼前的周恒不再是当初的大男孩了，还是那副讨人喜欢的眉眼，只是头发比大学时要长一些，下巴泛着微微的青色，眉宇间多了点沧桑的味道。

他比她们晚到，一进门他就像有感应一样望向莫语涵，于是那目光便再也没有移开过。

“好久不见，语涵。”

他的语气轻柔温和，表情认真，饱含深情。她不由得愣怔了一瞬，感觉又回到了五年前，他也是这般神情、语调，问她是不是真的要嫁给傅逸生。

她当初是怎么回答的？她说她爱傅逸生，嫁给他是她唯一的愿望，也将是她一生的幸福。可是如今，她的一生才走过一点，她的幸福就离她越来越远了。

“好久不见。”莫语涵说。

“哎呀，师弟比以前更帅了！”顾琴琴夸张地说。

周恒笑了：“听说顾师姐还单身呢，正好我也是。”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顾琴琴白了周恒一眼说，“再说了，你什么心思我不知道吗？拿你师姐我开涮，不想活了是不是？”

顾琴琴泼辣惯了，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她说这些话时，莫语涵和周恒都只是笑盈盈地听着，唯独那句“你什么心思我不知道吗”说完时被莫语涵狠狠地踩了一脚。

顾琴琴也不在意，一边张罗着服务员上菜，一边盘问周恒的近况，

回国适不适应，新公司怎么样等。

莫语涵在一旁听着，突然很惭愧，毕业这么久了，顾琴琴已经升任部门主管，师弟也回国创业了，而她坐在他们当中，发现他们聊的话题她竟然有点听不懂。

这时候，顾琴琴的手机响了，她看了眼来电显示，一脸无奈地说了句“我老板”，然后接通电话，换了个人似的边讲着电话边走出了包间。

包间里只剩下莫语涵和周恒两个人时，周恒放下筷子，问出了他一进门就想问的话：“你们还是老样子吗？”

莫语涵知道，他说的“你们”是指她和傅逸生，可是他说的“老样子”是指什么样子？

那段被她温习过无数次的往事又一次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她记得第一次见到傅逸生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那时是大学二年级刚开学不久，正好是秋季运动会，图书馆里的人比往日少很多。她当时正在学法语，就想去借一本字典。

当她从高大老旧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墨绿色封皮的精装法语字典时，午后的阳光一下子从书架的缝隙间倾泻过来，炫目刺眼。她习惯性地去挡眼睛，当她适应了那光线再睁开眼时，她清楚地记得，一个男生光洁的颈项便隔着书架呈现在她的眼前。在那抹阳光的照射下，他的轮廓模糊却柔和，白皙的皮肤在阳光下几近透明。

那时候书架后面的傅逸生应该不知道有人在偷窥他，他专注地捧着手里的书看了足有一刻钟，或许更久。

而就是这个画面，连脸都没有出现的画面，却让莫语涵的少女心扉敞开了一个狭小的缝隙。

年少初见时的喜欢总是那么肤浅，却因为有了经年累月的蹉跎，让那肤浅的喜欢变成了刻骨铭心的爱。

然而那一天，当莫语涵回过神来时，书架另一边已经没有人了。他突然出现在她的世界，却又瞬间消失，这让她一阵恍惚，几乎以为刚才